

49785

938

50171

昆蟲的故事故

著 爾布法·利亨
述 譯 軍 克 沙

上海百新書局出版

昆蟲的故事

著爾布法·利享

譯軍克沙

上海百新書店出版

昆蟲的故事

• 版權所有 •

原 著 譯 述 出 版 發 行 經 售 者 印 刷 者

享 利 · 法 布 爾 沙 百 新 書 克 軍 店 通 聯 書 店 羣 聯 出 版 社 協 興 印 刷 所

總店：上海福州路三七三號
分店：上海河南路一七九號

• 本書基本價五元 •

公曆一九五一年一月出版

法布爾傳略

昆蟲記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作者琴·亨利·法布爾 (Jean Henri Fabre) · 一八二三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於法國維塞 (Vézins) 的行政中心區聖·萊豐 (Saint-Léons)。他的家裏非常窮困，所以在五六歲的時候，就被寄養在祖父母的家裏。他的祖父母是靠著種田活命的，住在離開他家庭不遠的邁拉威耳 (Malauel) 地方，他住在祖父母家裏大約有兩年光景，在這時候，一種偉大的自然界的觀察者的鋒芒，已經開始露出來了。

七歲的時候，他須得入學了，於是再回到故鄉聖·萊豐去。但是，未見得比了過去的生活更有意義。他所進的學校，祇有一間房子，同時又是先生的住宅。那間房子，是教室、廚房、臥室、餐廳、雞廄和豬圈合用的，樓上，便是乾草和馬鈴薯的儲藏室。在這窮鄉中的窮孩子，根本是不會夢想到宮殿般富麗建築的學校的。

他的先生，又是一位非常忙碌的人，一面替一個地主保管家產，一面又要為地方上的權貴們當理髮師，同時還得為教堂中撞鐘，詩歌合唱隊的指揮者，再管理著塔上的一架時鐘，喂養自己家中的雞和豬。因為實在太忙了，所以教學孩子們的時自然非常的少，差不多孩子們除了幫助先生煮豬食捉鰻牛之外，其餘的時間，大都消磨在和豬小雞的自由遊戲上面。

為了他的家裏很窮，父親母親計劃著養一羣小鴨，預備將來可以換得一筆錢來補助生活。管理小鴨的工作，因此委派了法布爾來擔任。他們養了二十四頭小鴨，小鴨慢慢地長大起來，小小的木桶不夠做牠們的游泳池了，因此設法驅進池塘。他赤了腳，奔走在碎石亂草之中，常常使腳發生創傷。他晚上騙了小鴨回家，袋子中塞滿了碎石和甲蟲，心裏非常高興。可是一進家門，這高興立即消失，在

父母的一頓怒罵之下，祇好把袋中的那些寶貝完全丟在門外。

他在學校中根本求不到什麼學問，一個偶然的機會，父親使他脫離了學校，買了一本印得很大上面有字有動物畫的冊子，使他依了圖畫認識了不少的字母，更因他好學的緣故，又得到了一本廉價買來的拉封敦的寓言。這本寓言之中有着不少的動物畫，雖然畫得又小又不正確，但這些動物都是他熟知的，因此大大地投合了他的興趣。

十歲的時候，他的家搬到了路德士 (Roden) 去，他也就做了路德士書院 (Roden College) 的學生。爲了家裏窮，所以兼做了禮拜堂的小使，因得免繳學費。他在校中，年齡最小，但成績很好，尤其是作文和翻譯兩科。他在那種古典派的氛圍中，聽到了許多神話中的人物，可是他仍不能忘懷於自然。到了星期日，終得去望望蓮香花和水仙花有沒有在草地上出現，梅花雀有沒有在檜樹叢裏孵卵，金蟲是不是在那搖拜風中的白楊樹上跳躍？

不久，他的家庭遷到安魯斯 (Montpellier) 去，他的父親就在那裏開了一家小飯店，結果還是失敗的，因此又遷居到麻別列 (Montpellier) 去。飢餓威脅着他們一家，使得他不能不離開了學校，用他的全力，去換取一口粗糙的食糧。他就在市場和兵營的附近叫賣檸檬，也曾加入了鐵路工人的隊中。在這一個悲慘的時期中，他對於昆蟲的愛好仍舊並不暫時忘掉，那隻第一次遇到的金蟲，美麗的花色，他記起了，就好像在悽慘陰暗之中見到了一道陽光一樣。

好運是不會拋棄了勇敢的人的，所以不久又把他帶進了伏克羅斯 (Foucault) 的初級師範學校去了。他在那裏能够得到食物。在第二學年的上學期，受到怠惰不好學的評判。他爲恢復名譽起見，下學期不但補習上學期的功課，而且還加修第三學年的功課，所以不久又得到了校長的信任，並且給他完全的自由。當同學們正在訂正默書的錯誤時，他却可以在書桌的角落裏觀察金魚草的種子以及黃蜂的刺和地甲蟲的翅鞘了。他對於研究自然科學的興趣，就這樣暗暗地滋長了起來。這時候他的年齡是

十八歲。

幾個月之後，他兼做了卡本特拉斯 (Carpentras) 某中學附屬小學的教師，他那教學的熱忱，使得學生對他非常的信仰。他靠了書本領悟了氧氣的實驗，在學生面前，做了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化學實驗。這實驗頗使他的聲名增高了不少。他費了一個月的薪金，把卡斯脫諾 (Castelnau) 波龍沙特 (Blanchard) 以及劉卡斯 (Lucas) 等的昆蟲學著作買來閱讀。他內心低語：「你也該是他們隊中的一人啊！」可是，那時生物學是被一般學者所輕視的，學校中認為必修的課程是拉丁文、希臘文和數學，所以他不能把自己獻給動物世界，因此決計研究數學和理化，不得不拋棄了生物的研究，這對他是一個怎樣難堪的痛苦啊！

他在學校裏學得的數學知識很有限，但那不可思議的機緣使他學習了代數。有一天，一個和他同年的青年，來請他教代數。他經過了片時的考慮，允那青年在後天的五點鐘來。第二天，數學教師不到校，他利用教師的研究室正在他的宿舍附近，再加上他宿舍的鑰匙又恰和研究室的鑰匙一樣，便悄悄地走進研究室，惶恐地把數學教師桌子上的一本厚厚的書拿到自己室中。他翻開一半，那正是牛頓 (Newton) 二項式定理的一章。那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忘了時間，一心耽讀着，完全預備好了，再悄悄地把書去放還原處。次日那青年來了，受了他伶俐的指導，很滿意而歸。此後他對那青年仍繼續作着指導。這是他二十歲時候的事。

在他的宿舍裏，有一位想得數學學位而致力於數學的退伍軍人，和他一同努力了十五個月的研究，一同到麻別列去應試，結果兩人都獲得了數學學士的學位。可是那位退伍軍人已經心滿意足，不再繼續努力，而他則不然，因再獲得數學碩士的學位。這時，他和一位小學教員的女士結了婚，同時又做了卡西加 (Carrigas) 島的埃傑克索書院 (Ajaccio College) 的物理化學教師。這時的引誘力委實太大了。那海洋，包藏着無數新奇的事物，那海灘上滿是美麗的貝殼，還有番石榴樹、楊梅樹和其他

的樹，這樂園裏的美麗的東西，比起三角、幾何的引誘力大得多。可是，他控制着自己，把課餘的時間分成了兩部份，大部分的時間用來研究數學，小部分的時間用來研究植物和搜尋海洋裏的寶藏。

在埃傑克索他認識了兩位科學家，一位是植物學家賴昆 (Regnier)，再由賴昆而認識了安魯斯大學教授摩根坦唐 (Moguin Tandon)。這兩位科學家都勸他拋棄了數學的研究而一心致力於生物學，他也接受了這兩位科學家的勸導。後來，他被卡西加有名的蝮蛇所噬，患了熱症，因此離開了這樂園的所在地而回到安魯斯，在埃維諾 (Avignon) 中學當教師。這時他還不滿二十七歲，是公曆一八五二年。

他在埃維諾中學，和青年學生保持着相當親密的關係，把休息日的時間，完全消磨在生物的研究上。有一天，他一早坐在山谷中的岩石上，探視着土蜂 (Sphex)，三個採摘葡萄的少女在他面前經過，直到傍晚，她們見他仍舊呆坐在那裏，因而低聲互相私語，說他是一個「可憐的白癡」，在他近旁劃了一個「十」字走了。

他在埃維諾中學教了二十多年的書，因為他所教的很受大家的注意，因此引起了許多教授的妒忌，給他一個外號叫做「蒼蠅」。然而，法國的教育部長，確特別的賞識了他。有一天，這位部長走進他簡陋的實驗室中，那時他的兩手正被靛素染料染成了紅色，出乎意外的這位大官來訪，真使他弄得非常的狼狽。教育部長向他提議，願意把他的實驗室改造得壯麗些，可是他竟拒絕了，因此引得那位教育部長笑起來說道：「你真是一位奇怪的人！許多人都向我提出種種的要求，而你竟拒絕了我的提議。」因為教育部長想和他多說幾句話，所以請他一同到走向車站去。他們一面走一面談，而車站上已有不少的達官偉人，等候着為部長送行的。他們見到部長對這位卑微的法布爾非常敬愛，都非常的驚異。六個月之後，他接到教育部長的邀請，到巴黎去做榮光團團員 (Chevalier of the Legion of Honour)，把法國學者認為最榮譽的「榮譽勳章」授給他。第二天他和許多有名的學者同去見國王，

他和國王談話了五分鐘，在一般人看來，這真是他稀有的榮譽呢！在教育部長邀請的宴會席上，有國王和許多的貴族，而他的席位，又被指定在部長的右面。他們一同喝着香檳酒，大家都把他當作一位貴賓。可是，他是過不慣這種生活的，所以第二天就走，到普羅文斯(Provins)去了。

一八五八年，安魯斯大學的教授會，特給他自然科學碩士的學位，以後，他又得到了理學博士的學位。他雖然一直懷着當大學教授的希望，可是這希望終於使他不得不拋棄。

法國的教育部長爲着女子教育而創設自由講座，法布爾其時正在埃維諾爲女子設了自然科學講座。他的魔力使聽講的人漸漸的多了起來，所以這一個講座的名聲也就一天高了一天。可是，反對他的人也更恨他了，他們認爲對姑娘們講生物學之類是異端，因此對他企圖着種種的陰謀。他的房東是兩位少婦，他們去煽動少婦，令他在四星期之內出屋。赤貧的他，弄得沒有辦法，祇好向英國的經濟學者穆勒(J. S. Mill)借了一些錢，遷居到奧倫治(Orange)去。這時是一八七一年，他已做了五個孩子的父親了。他離開教育界以後，不得不靠了著作來維持生活。他寫了不少的教科書，也被各學校所拒用，說他和宗教的宗旨相抵觸的。因此，他祇好仍舊過着貧困的生活。他研究自然是一件無上快樂的事。他的幾個兒子，是他研究上不可缺少的助手。他最愛的兒子喻兒，很可能承繼他的事業的，但不幸在一八七八年患病死了。他爲這件事非常的痛心。一八七八年出版的昆蟲記第一卷，便是爲他的亡兒作紀念的。

一八七九年，他離開奧倫治搬到賽利諾(Berigon)去久居，漸漸地他就被人忘掉了。但是，他那偉大的昆蟲研究，便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以後，他的夫人死了，在六十歲時娶了一位繼室。他的第二夫人生了三個孩子。他所著的書，起初每年可有一萬六千法郎的收入，但在一八九四年左右，爲了宗教的關係，他的著作人家對之非常的冷淡，就是昆蟲記也不大被人注意，因此他又貧困了下來。一九〇八年，年青的田園詩人米斯特拿爾(Mistral)在法布爾的著作中知道了他的窘迫，曾請地方官

勸動政府，每年送給他一千法郎的年金。又使縣議會每年也送他五百法郎的年金。一九一〇年的四月三日，他的許多友人，不甘使這位大學問家長期埋沒，因在賽利諾他的家中，爲他舉行了一個慶祝會，朗誦着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以及羅斯丹 (Rostand) 等充滿着愛和尊敬的祝辭，法布爾不禁感激得哭了起來，他的許多朋友也不禁哭起來了。不久，法國學士院把最大的賞金送給他，而且推他爲諾貝爾獎金的候補人，從此，他的聲名又頓時增高了起來，他的生活也豐裕了。可是，他也老了，在一九一二年，他那忠實的夫人又死了，次年，他的親愛的弟弟也死了，這都是給他非常巨大的打擊。一九一五年的十月十一日下午六時，他也永離塵世了。

英節譯本序

琴·亨利·法布爾著名的「昆蟲記」的作者；我們這本小書就是從那裏節譯來的。牠是法國的教師和科學家。他有着天賦的觀察和描寫昆蟲的才能，因此他得到了「昆蟲的荷馬」的尊號。一位著名的英國評論家曾說過：「法布爾是十九世紀中最聰明最了解自然的一個人。」他的學問完全是靠自學得來的，而他的一生又不斷地在和失望鬭爭，然而他在自然科學上竟有這樣大的成就這更增加了我們對他的敬仰。

在本書第十七章裏，是他敘自己早年的有趣的情形。十九世紀的法國，對於鄉村教師和他們的待遇是微薄得可憐，而法布爾又是早婚的，他幾乎不能維持這一個大家庭。自然科學在那時候並不算在學校課程範圍之內，所以在學生時代，他不能把許多時間費在這種工作上。但是到三十二歲那年，他終於出版了第一本關於昆蟲的書。這一本書立刻引起了科學家的注意，他也因此得到了法國研究院的獎牌。以後他就常常有書籍出版。但是和他同時代的科學家往往感到不服氣，因為他的書實在寫得太有趣了。「他們擔心，」法布爾說：「當他們孜孜不倦地讀着這有趣的書時，或許裏面會有一二頁不真實的敘述，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受了騙。」對於這種不平凡的抱怨，他用了一種很別緻的方法來答辯。

「來，你們一齊來，」他對他的昆蟲朋友們說。「你，帶刺的，還有你，長着翅鞘和甲冑的，你們都來幫我答辯解釋。告訴他們我是怎樣密切地和你們生活在一起，告訴他們我用了怎樣的耐心來觀察的，以及怎樣謹慎地記載你們的行動。你們的證明是一致的；不錯，我的書是寫得很直率的，沒有許多空虛的公式和表面的文章，但是這裏面都是真正觀察所得的事實的敘述，不任意增減；無論誰，

他們願意來研究你們的話，一定會得到同樣的結果。

「親愛的昆蟲們，如果你們不能去說服這些好人，那末就讓我來向他們說吧：『你們把動物撕裂了，而我卻研究活着的情形；你們把牠變成一個可怕又可憐的東西，我卻把牠變成一個可愛的東西；你們在解剖學裏沉悶的工作着，但我在藍色的天空下，蟬兒的歌聲中觀察；你們注重在細胞、原形質和化學試驗，而我是研究牠本能的最高表現；你們研究死，我研究生……我寫這書主要是爲着年青的朋友。你們使他們嫌惡動物學，但我要使他們喜歡動物學。爲了使自己常在真理的領域裏，我總避免看你們的科學論文，因爲那常常是些從別處抄襲來的老調』。」

法布爾雖是一個卓越的教師，對於發展自己，卻沒有多大的天才，所以他的職位僅止於副教授。拿着一些小得可憐的薪水。他在埃維諾(Avignon)教了二十年書，埃維諾的教授因爲他講解博物學很得到大家的注意，便妒忌不堪，給他一個綽號叫「蒼蠅」。他的房東是兩個少婦，受了他敵人的慫恿，藉口他所教的博物學與宗教宗旨相抵觸，把他無情地趕出。但是許多年以後，他所寫的教科書，也被學校裏拒用，這因它們的宗教色彩太重！他發明了一種從茜草提取顏料的方法，但是不行，因爲市上發現了廉價的從煤焦油裏提取的顏料；於是他這種發明，便得不到什麼利益。

雖然他的一生，在當時的世界上並沒有什麼大的聲名，但因了他的著作，而得交了幾個很有價值的朋友。查利士·達爾文說他是一個「卓越的觀察家」。法國的教育部長邀他到巴黎請他做榮光團團員(Chevalier of the Legion of Honour)，並引他去見法皇拿破崙第三，並且被聘爲太子的先生；但是他寧願過他的鄉村生活，繼續他的研究工作，雖然那樣，他又得和貧困作不斷的奮鬥。

過了四十年苦幹的生活，法布爾經他的教科書上得到一筆小小的進款，於是他辭去了教師的職位，在塞林恩(Berignan)買了一所房子一個花園和一塊廢地，這是專供昆蟲和草類生長的——「一片該死的土地，」他寫道，「沒有一個人願意要這塊土地，而在這上面撒下些萊菔的種子」，但是，「這

是蜜蜂和黃蜂們的樂園——因此也就是他的樂園了。

「這似乎太遲了些，我美麗的昆蟲啊，」他還這樣寫——那時候他已經過了六十歲；「我很擔心，當桃子到我手裏的時候，我卻沒有牙齒吃它了。」但是他活得很久，他還能在他所愛好的學問上費了好幾年的工夫。

到了晚年，他的聲名才大起來，在一九一〇年，當他八十八歲的時候，幾個敬慕他的朋友在塞林恩爲他開了個慶祝會。許多名人都來出席，祝賀的信和電報從世界各地湧來。這以後五年，他才死，那時候他是九十二歲。

百新青年叢刊 昆蟲的故事目次

法布爾傳略

英節譯本序

一 神祕的池塘

玻璃池塘

二 石蠶

暴徒的襲擊……潛水艇——石蠶

三 泥匠蜂

偷襲的暴徒……三位朋友

四 蜜蜂、貓和紅螞蟻

貓……紅螞蟻

五 開隧道的礦蜂

溫厚長者和小強盜……老門警

六 樵葉蜂

七 採棉蜂和採脂蜂

八 嬌小的赤條蜂

襲擊毛毛蟲

九 黃蜂和蟋蟀

一

七

九

一三

一九

二六

二八

三一

三六

次

目

1

一〇	捕蠅蜂	三九
一一	寄生蟲	四四
一二	新陳代謝的工作者——碧蠅	四八
一三	松毛蟲	四九
	毛蟲隊……松毛蟲能預測氣候……松蛾	
一四	捲心菜毛蟲	六〇
一五	孔雀蛾	六三
一六	覓枯露菌的甲蟲	六五
一七	愛好昆蟲的孩子	六七
一八	條紋蜘蛛	七七
一九	狼蛛	八二
	與木匠蜂作戰……狼蛛的毒素……狼蛛的獵食……狼蛛的卵袋……狼蛛的幼兒……小蛛的飛逸	
二〇	克魯蜀蜘蛛	九四
二一	蜘蛛的電報線	九七
二二	蟹蛛	九九
	蟹蛛的窠	
二三	迷宮蛛	一〇二
二四	蛛網的建築	一〇七
	黏性的網	
二五	蛛網的幾何學	一一一

一 神秘的池塘

當我對池塘凝視的時候，我從來不會感到厭倦。在這綠色的小世界裏，不知有多少忙碌着的小生命。泥濘的池邊，有一堆堆黑色的小蝌蚪在溫暖的池水中嬉戲着；紅肚皮的螺螄把它的闊尾巴像舵一樣地搖擺着，緩緩地前進；在蘆草叢中，我們可以找到一羣羣石蠶的幼蟲，牠們各自將身體藏在一個枯枝做成的小鞘中——這是作為防禦物用的。

池塘的深處，水甲蟲在活潑地跳躍着，牠的前翅的尖端帶着一個汽泡，這可以幫助牠呼吸；它的胸下有一胸翳，在陽光底下閃爍着，好像一塊銀色的胸甲。在水面上，我們會看到一堆發光的蚌珠在打着轉，扭動着，原來那是波蟲們在跳舞。離這兒不遠的地方，有一隊池鱔正在向這邊游來，牠們的傍擊式的游泳，就好像縫衣匠運用他的縫針那樣的迅速而有力。

這裏還有水蠟，它交叉着兩肢，在水面上作仰臥式的游泳。還有蜻蜓的幼蟲，穿着泥的外套；牠身體的後部有一個漏斗，當牠以很高的速度把漏斗裏的水排出的時候，牠的身體就會依同樣的速度衝向前方。

池塘的底裏，有許多沉靜的介殼動物。有時候，田螺會沿着池底輕輕地爬到岸邊，小心翼翼地張開牠的蓋子，好像很希望展望一下這美麗的水園，同時還可以呼吸到一些陸上的空氣，水蛭將身子扭動在它的征服物上；成千萬的孑孓在水中一扭一曲，它們都是未來的蚊蟲。

不錯，一個停滯的池塘，雖然直徑不過幾尺，而在陽光的孵育下，它卻變得像一個遼闊的世界，它是多麼打動着小孩們的好奇心啊！讓我來告訴你，在我記憶中的第一個池塘是怎樣地引起了我的好奇。

我家裏很窮，除了我母親所承繼的一所房子和一方小小的荒園外，什麼也沒有了。「我們將怎樣生活下去呢？」這個嚴重的問題，常常掛在父親和母親的嘴邊。

你可曾聽過「大姆指」的故事沒有？他藏在他父親的矮櫈下，偷聽他父親和母親所說的許多窘迫的話。我就很像「大姆指」，但是我沒有藏在父親的櫈子下，我是伏在桌上一面裝睡，一面偷聽他們的說話。幸運得很，我所聽到的，並不是像「大姆指」的父親所說的那種使人心寒的話。相反，這是一個美麗的計劃。我的心裏感到一陣不可形容的快慰。

「假使我們來養一羣小鴨，」母親說，「將來一定可以換得不少錢。讓亨利天天照料牠們，我們可以買些脂油回來，把牠們喂得肥肥的。」

「很好，」父親高興地答道：「我們不妨來試試。」

這天晚上，我做了一個美夢。我同了一羣小鴨走到池畔，牠們都穿了黃色的衣裳，活潑地在水裏洗澡。等牠們洗好了澡，我就帶着牠們回家。半途中，我發覺有一只小鴨疲倦了，就小心地把牠放在一只籃裏。

兩個月以後，我的美夢終於實現了：我們家裏養了二十四只小鴨。負責孵育牠們的是兩只黑母雞，其中一只只是我們自己的，另一只是向隣居借來的。

我家的那只黑母雞，終日陪着小鴨們遊玩。起先我在一只木桶中盛些水，大約有一二寸高，這就做成了小鴨們的游泳池，只要是晴朗的天氣，小鴨們總是浴着日光在木桶裏洗澡，顯得那麼的美滿和舒適，惹得黑母雞羨慕不止。

兩星期後，這只木桶漸漸地不能滿足牠們的要求了。牠們需要大量的水，才够牠們在裏面自由地翻身，同時還需要很多的蝦、蟹、小蟲之類作爲牠們的食料，這些食料在盤纏的水草中都大量地蘊藏着，等候牠們去獵取。現在我已感覺到取水的方便了。我們是住在山上，要從山脚下帶上大量的水來

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在夏天，我們自己都不能盡量地喝水，那裏還顧得到小鴨呢？

雖然在家的近傍有一口井，但那是一口半枯的井，每天總有四五家鄰舍飲用着，還有學校裏的校長先生養着的一頭驢子儘對着半枯的井大口地飲着，這樣，那口井就很快地被飲乾了，直等到一晝夜之後，才看見井水漸漸升高，在這種水荒的情形下，可憐，我們的小鴨簡直找不到牠們的份了。

在山脚下，有一條潺潺的小溪。那倒是小鴨們的天然樂園。不過從我們家到那小溪，必須經過一條村裏的小路，那裏我們很可能碰到幾只兇惡的貓或狗，牠們會驚散小鴨的隊伍，使我無法指揮牠們。於是我又想起，在離山不遠的地方，有一塊很大的草地和一個相當大的池塘。那裏是很荒涼寂寞的，沒有貓或狗的打攪，的確可以說是小鴨們的樂園。

我第一天做牧童，心中感到無法形容的快活。可是有一件美中不足的事，就是那雙赤裸裸的腳，因為多跑了路而漸漸地起泡了。今天又不是假日，我當然不能把箱子裏那雙寶貴的鞋子拿出來穿。赤裸的腳跟不停地奔跑在碎石亂草中，眼見創傷是愈來愈大了。

就是小鴨們，也因為牠們的蹣跚沒有堅強，走在這樣崎嶇的山路上，常常發出呷呷的叫聲，好像是要休息的意思。我也只得常常招呼牠們在樹蔭下歇歇腳，否則恐怕牠們再也沒有力氣走完其餘的路程的。

終於我們到了目的地。池水是淺而濕的，水中露出的土丘好像是小小的島嶼。小鴨們忙碌地在岸上找尋食物。當牠們在水中洗澡的時候，常把身體倒豎起來，尾巴指在空中，前身埋在水裏。我一面欣賞着小鴨們的動作，一面也注意着水中其他的景物。

那是什麼？在泥土上，我看到幾段粗鬆的糾纏着的繩子，黑沉沉的好像瀰滿了烟灰。你或許會想這是從襪上拆下來的絨線。會不會是一位牧羊女郎在編一雙黑色的絨線襪子，忽然發現某地方漏了針腳，只得全部拆去，重新開始；在拆得不耐煩時，就索性把編壞的部分一齊丟掉，的確這是很可能